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中国古代侠义小说选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
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. 3

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 -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788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: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:1800

字 数 :28 000 千字

版 次 :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:1 - 5 000

书 号 :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定 价 :960.00 元(全 96 册)

中国古代侠义小说选

沈小霞相会出师表

闲坐书斋阅古今，偶逢奇事感人心。忠臣反受奸臣制，肮脏英雄泪满襟。休解绶，慢投簪，从来日月岂常阴？到头祸福终须应，天道还分贞与淫。

话说国朝嘉靖年间，圣人在位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只为用错了一个奸臣，浊乱了朝政，险些不得太平。那奸臣是谁？姓严，名嵩，号介溪，江西分宜人氏。以柔媚得幸，交通宦官，先意迎合，精勤斋醮，供奉青词，缘此骤致贵显。为人外装曲谨，内实猜刻，谗害了大学士夏言，自己代为首相，权尊势重，朝野侧目。儿子严世蕃系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；他为人更狠，因有些小人之才，博闻强记，能思善算，介溪公最听他的说话，凡疑难大事，必须与他商量。朝中有“大丞相”“小丞相”之称。

他父子济恶，招权纳贿，卖官鬻爵。官员求富贵者，以重赂献之，拜他门下，做干儿子，即得升迁显位，由是，不肖之人，奔走如市，科道衙门，皆其心腹爪牙，但有与他作对的，立见奇祸，轻则杖谪，重则杀戮，好不利害！除非不要性命的，才敢开口，说他句言话儿。若不是真正关龙逢比干十二分忠君爱国的，宁可误了朝廷，岂敢得罪宰相！其时有无名子感慨时事，将“神童诗”改成四句云：

少小休勤学， 钱财可立身。
君看严宰相， 必用有钱人。

又改四句道是：

天子重权豪， 开言惹祸苗。
万般皆下品， 只有奉承高。

只为严嵩父子恃宠贪虐，罪恶如山，引出一个忠臣来，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，留下一段轰轰烈烈的话柄，一时身死，万古名扬。正是：

家多孝子亲安乐， 国有忠臣世太平。

那人姓沈，名炼，别号青霞，浙江绍兴人氏。其人有文经武纬之才，济世安民之志，从幼慕诸葛孔明之为人。孔明文集上有《前出师表》《后出师表》。沈炼平日爱诵之，手自抄录数百篇，室中到处粘壁，每逢酒后，便高声背诵；念到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”往往长叹数声，大哭而罢，以此为常。人都叫他狂生。嘉靖戊戌年中了进士，除授知县之职。他共做了三处知县。那三处？溧阳，荏平，清丰。这三任官做得好。真个是：

吏肃惟遵法， 官清不受钱。
豪强皆敛手， 百姓尽安眠。

因他生性抗直，不肯阿奉上官，左迁锦衣卫经历。一到京师，看见严家脏秽狼藉，心中甚怒。忽一日值公宴，见严世蕃倨傲之状，已是九分不乐。饮至中间，只见严世蕃狂呼乱叫，旁若无人，索巨觥飞酒，饮不尽者罚之。这巨觥约容酒十余盅，坐客惧世蕃威势，无人敢不吃。只有一个马给事，天性绝饮，世蕃故意将巨觥飞到他面前。马给事再三告免，世蕃不许。马给事略沾唇，面便发赤，眉头打结，愁苦不胜。世蕃自走下席，亲手揪了他的耳朵，将巨觥灌之。那给事出于无奈，闷着气，一连几口吃尽；不吃也罢，才吃下时，觉得天在下，地在上，墙壁都团团转动，头重脚轻，站立不住。世蕃拍手呵呵大笑。

沈炼一肚子不平之气，忽然揎袖而起，抡起那只巨觥在手，斟得满满的，走到世蕃面前，说道：“马司谏承老先生赐酒，已沾醉不能为礼，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杯。”世蕃愕然。方欲举手推辞，只见沈炼声色俱厉道：“此杯别人吃得，你也吃得！别人怕着你，我沈炼不怕你！”也揪了世蕃的耳朵灌去。世蕃一饮而尽。沈炼掷杯于案，一般拍手呵呵大笑。唬得众官员面如土色，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则声。世蕃假醉，先辞去了。沈炼也不送，坐在椅上叹道：“咳！‘汉贼不两立！’‘汉贼不两立！’”一连念了七八句。这句话也是“出师表”上的说话，他把严家比着曹操父子。众人只怕世蕃听见，倒替他捏两把汗。

沈炼全不为意，又取酒连饮几杯，尽醉方散；睡到五更醒来，想道：“严世蕃这厮，被我使气逼他饮酒，他必然记恨来暗算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有心只是一怪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我想严嵩父子之恶，神人怨怒，只因朝廷宠信甚固，我官卑职小，言而无益。欲待觑个机会，方才下手，如今等不及了，只当做张子房在博浪沙中椎击秦始皇，虽然击他不中，也好与众人做个榜样。”就枕上思想疏稿，想到天明已就，起身焚香盥手，写起奏疏。疏中备说严嵩父子招权纳贿，穷凶极恶，欺君误国十大罪，乞诛之，以谢天下。圣旨下道：“沈炼谤讪大臣，沽名钓誉，着锦衣卫重打一百，发去口外为民。”

严世蕃差人分付锦衣卫官校，定要将沈炼打死。亏得堂上官是个有主意的人。那人姓陆，名柄，平时极敬重沈公气节；况且又是属官，相处得合，因此反加周全，好生打个出头棍儿，不甚利害。房部注籍保安州为民。

沈炼带着棍疮，即日收拾行李，带领妻子，雇着一乘车儿，出了国门，望保安进发。原来沈公夫人徐氏所生四个儿子：长子沈襄，本府廩膳秀才，一向留家；次子沈袞、沈褰，随任读书；幼子沈裘，年方周岁。嫡亲五口儿上路。满朝文武，惧怕严家，没一个敢来送行，有诗为证：

一纸封章忤庙廊，萧然行李入遐荒。

但知不敢攀鞍送，恐触权奸惹祸殃。

一路上辛苦，自不必说。且喜到了保安地方。那保安州属宣府，是个边远地方，不比内地繁华，异乡风景，举目凄凉；况兼连日阴雨，天昏地黑，倍加惨戚。欲赁间民房居住，又无相识指引，不知何处安身是好。

正在徬徨之际，只见一人，打着小伞前来，看见路旁行李，又见沈炼一表非俗，立住了脚，相了一回，问道：“官人尊姓？何处来的？”沈炼道：“姓沈，从京师来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闻得京中有个沈经历上本，要杀严嵩父子，莫非官人就是他么？”沈炼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仰慕多时，幸得相会。此非说话之处。寒家离此不远，便请携宝眷同行，到寒家权下，再作区处。”

沈炼见他十分殷勤，只得从命；行不多路，便到了；看那人家，虽不是个大大宅院，却也精雅。那人揖沈炼至于中堂，纳头便拜。沈炼慌忙答礼，问道：“足下是谁？何故如此相爱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贾名石，是宣府卫一个舍人。哥哥是本卫千户，先年身故无子，小人应袭。为严贼当权，袭职者都要重赂，小人不愿为官，托赖祖荫，有数亩薄田，务农度日。数日前闻阁下弹劾严氏，此乃天下忠臣义士也。又闻编管在此，小人渴欲一见，不意天遣相遇，三生有幸。”说罢，又拜下去。

沈公再三扶起，便教沈袞、沈褰与贾石相见。贾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内宅安置，交卸了行李，打发车夫等去了，分付庄客宰猪整酒，款待沈公一

家。

贾石道：“这等雨天，料阁下也无处去，只好在寒家安歇了。请安心多饮几杯，以宽劳顿。”沈炼谢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便成厚款，何以当此？”贾石道：“农庄粗粝，休嫌简慢。”当日宾主酬酢，无非说些感慨时事的说话。两边说得情投意合，只恨相见之晚。

过了一宿，次早，沈炼起身，向贾石说道：“我要寻所房子，安顿老小，有烦舍人指引。”贾石道：“要什么样的房子？”沈炼道：“只像宅上这一所，十分足意了。租价但凭尊教。”贾石道：“不妨事。”出去趲了一回，转来道：“凭房尽多，只是龌龊低洼，急切难得中意。阁下不若就在草舍权住几时。小人领着家小，自到外家去住。等阁下还朝，小人回来。可不稳便？”沈炼道：“虽承厚爱，岂敢占舍人之宅？此事决不可。”贾石道：“小人虽是村农，颇识好歹。慕阁下忠义之士，想要执鞭随镫，尚且不能，今日天幸降临，权让这几间草房与阁下作寓，也表我小人一点敬贤之心，不须推逊。”话毕，即忙分付庄客，推个车儿，牵个马儿，带个驴儿，一伙子将细软家私搬去，其余家常动使家火都留与沈公日用。

沈炼见他慨爽，甚不过意，愿与他结义为兄弟。贾石道：“小人一介村农，怎敢僭扳贵宦。”沈炼道：“大丈夫意气相投，那有贵贱？”贾石小沈炼五岁，就拜沈炼为兄。沈炼教两个儿子拜贾石为义叔。贾石也唤妻子出来，都相见了，做了一家亲戚。贾石陪过沈炼吃饭已毕，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讷。自此沈炼只在贾石宅子内居住。时人有诗叹贾舍人借宅之事。诗曰：

倾盖相逢意气真，移家借宅表情亲。

世间多少亲和友，竞产争财愧死人！

却说保安州父老闻知沈经历为上本参严阁老，贬斥到此，人人敬仰，都来拜望，争识其面，也有运柴运米相助的，也有携酒肴来请沈公吃的，又有遣子弟拜于门下求教的。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，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；说到伤心处，有时毛发倒竖，拍案大叫，有时悲歌长叹，涕泪交流。地方若老若少，无不耸听欢喜。或时唾骂严贼，地方人等齐声附和。其中若有不开口的，众人就骂他是不仁不义。一时高兴，以后率以为常。又闻得沈经历文武全才，都来合他去射箭。

沈炼教把稻草扎成三个偶人，用布包裹，一写“唐奸相李林甫”，一写“宋奸相秦桧”，一为“明奸相严嵩”。把那三个偶人，做个射鹄。假如要射李林甫的，便高声骂道：“李贼看箭！”秦贼、严贼都是如此。北方人性直，被沈经历聒得热闹了，全不虑及严家知道。

自古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世间只有权势之家，报新闻的极多。早有人将此事报知严嵩父子。严嵩父子深以为恨，商议要寻个事头，杀却沈炼，方免其患。

适值宣大总督员缺，严阁老分付吏部，教把这缺与他门人干儿子杨顺做去。吏部依言，就把那侍郎杨顺差往宣大总督。杨顺往严府拜辞，严世蕃置酒送行，席间屏人而语，托他要查沈炼过失。杨顺领命，唯唯而去。正是：

合成毒药惟需酒，铸就钢刀待举手。

可怜忠义沈经历，还向偶人夸大口！

却说杨顺到任不多时，适遇大同鞑虏俺答引众人寇应州地方，连破了四十余堡，掳去男妇无算。杨顺不敢出名救援，直待鞑虏去后，方才遣兵调将，为追袭之计，一般击锣击鼓，扬旗放炮，鬼混一场，那曾看见半个鞑子的影

儿！杨顺情知失机惧罪，密谕将士，拿获避兵的平民，将他剃头斩首，充做鞑虏首级，解往兵部报功。那一时，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。

沈炼闻知其事，心中大怒，写书一封，教中军官送与杨顺。中军官晓得沈炼是个惹祸的太岁，书中不知写甚么说话，那里肯与他送进。沈炼就穿了青衣小帽，在军门伺候杨顺出来，亲自投递。杨顺接来看时，书中大略说道：“一人功名事极小，百姓性命事极大。杀平民以冒功，于心何忍？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，遇我兵反加杀戮，是将帅之恶，更甚于鞑虏矣！”书后又附诗一首。诗云：

杀生报主意何如？解道功成万骨枯！

试听沙场风雨夜，冤魂相唤觅头卢。杨顺见书大怒，扯得粉碎。

却说沈炼又做了一篇祭文，率领门下子弟，备了祭礼，望空祭奠那冤死之鬼；又作《塞下吟》云：

云中一片虏烽高，出塞将军已著劳。
不斩单于诛百姓，可怜冤血染霜刀！

又诗云：

本为求生来避虏，谁知避虏反戕生！
早知虏首将民假，悔不当时随虏行！

杨都督标下有个心腹指挥，姓罗，名镗，抄得此诗并祭文，密献于杨顺。杨顺看了，愈加怨恨，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。诗曰：

云中一片虏烽高，出塞将军枉著劳。
何似借他除佞贼？不须奏请上方刀。

写就密书，连改诗封固，就差罗镗送与严世蕃。书中说沈炼恨着相国父子，阴结死士剑客，要乘机报仇。前番鞑虏入寇，他吟诗四句，诗中有借虏除之语，意在不轨。

世蕃见书大惊，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。路楷曰：“不才若往按彼处，当为相国了当这件大事。”世蕃大喜，即分付都察院，便差路楷巡按宣大。临行，世蕃治酒款别，说道：“烦寄语杨公，同心协力；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，当以侯伯世爵相酬，决不失信于二公也。”

路楷应诺；不一日，奉了钦差敕命，来到宣府到任，与杨总督相见了。路楷遂将世蕃所托之语，一一对杨顺说知。杨顺道：“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，废寝忘餐，恨无良策，以置此人于死地。”路楷道：“彼此留心，一来休负了严公父子的付托，二来自家富贵的机会，不可错过。”杨顺道：“说得是。倘有可下手处，彼此相报。”当日相别去了。

杨顺思想路楷之言，一夜不睡；次早坐堂，只见中军官报道：“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，解到辕门外，伏听钧旨。”杨顺道：“唤进来。”解官磕了头，递上文书。杨顺拆开看了，呵呵大笑。这二名妖贼，叫做阎浩、杨胤夔，系妖人萧芹之党。

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，向来出入虏地，惯以焚香惑众，哄骗虏酋俺答，说自家有奇术，能骂人使人立死，喝城使城立颓。虏酋愚甚，被他哄信，尊为国师。其党数百人，自为一营。俺答几次入寇，都是萧芹等为之向导。中国屡受其害。

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，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，对他说道：“天朝情愿与你通好，将俺家布粟，换你家马，名主‘马市’，两下息兵罢战，各享安乐，此是美事；只怕萧芹等在内作梗，和好不终。那萧芹原是中国一个无

赖小人，全无术法，只是狡伪，哄诱你家抢掠地方，他于中取事。郎主若不信，可叫萧芹试其术法。委的喝得城颓，咒得人死，那时合当重用；若骂人人不死，喝城城不颓，显是欺诳，何不缚送天朝？天朝感郎主之德，必有重赏。马市一成，岁岁享无穷之利，却强如抢掠的勾当。”

脱脱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对郎主俺答说了。俺答大喜，约会萧芹，要将千骑随之，从其术而入，试其喝城之技。萧芹自知必败，改换服色，连夜脱身逃走，被居庸关守将盘诘，并其党乔源、张攀隆等拿住，解到史侍郎处。招称妖党甚众，山西畿南，处处俱有。一向分头缉捕。

今日阎浩、杨胤夔亦是数内有名妖犯。杨总督看见获解到来，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，二者要借这个题目陷害沈炼，如何不喜；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道：“别个题目摆布沈炼不了，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，圣上所最怒。如今将妖贼阎浩、杨胤夔招中，窜入沈炼名字，只说浩等平日师事沈炼，沈炼因失职怨望，教浩等煽妖作幻，勾虏谋逆，天幸今日被擒，乞赐天诛，以绝后患。先用密禀，禀知严家，教他叮嘱刑部，作速复本。料这番沈炼之命，必无逃矣。”路楷拍手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

两个当时就商量了本稿约齐同时发本。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禀帖，便教严世蕃传话刑部。那刑部尚书许论，是个罢软没用的老儿，听见严府分付，不敢怠慢，连心复本，一依杨路二人之议。圣旨倒下，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，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，路楷记功升迁三级，俟京堂缺推用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杨顺自发本之后，便差人密地里拿沈炼下于狱中，慌得徐夫人和沈袞、沈褒没做理会，急寻义叔贾石商议。贾石道：“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。既然下狱，必然诬陷以重罪。两位公子及今逃窜远方，待等严家势败，方可出头。若住在此处，杨路二贼决不干休。”沈袞道：“未曾看得父亲下落，如何好去？”贾石道：“尊大人犯了对头，决无保全之理。公子以宗祀为重，岂可拘于小孝，自取灭绝之祸？可劝令堂老夫人，早为远害全身之计。尊大人处，贾某自当央人看觑，不烦悬念。”

二沈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知。徐夫人道：“你父亲无罪陷狱，何忍弃之而去？贾叔叔虽然相厚，终是个外人。我料杨路二贼，奉承严氏，不过与你爹爹作对，终不然累及妻子？你若畏罪而逃，父亲倘然身死，骸骨无收，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，何颜在世为人乎！”说罢，大哭不止。沈袞、沈褒齐声恸哭。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，叹息而去。

过了数日，贾石打听的实，果然陷入白莲教之党，问成死罪。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。杨顺自知理亏，只恐临时处决，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不好看相，预先问狱官责取病状，将沈炼结果了性命。贾石将此话报与徐夫人知道。母子痛哭，自不必说。又亏贾石多有识熟人情，买出尸首，嘱咐狱卒：“若官府要梟示时，把个假的答应。”却瞒着沈袞兄弟，私下备棺盛殓，埋于隙地。事毕，方才向沈袞说道：“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，直待事平之后，方好指点与你知道，今犹未可泄漏。”

沈袞兄弟感谢不已。贾石又苦口劝他兄弟二人逃走。沈袞道：“极知久占叔叔高居，心上不安；奈家母之意，欲待是非稍定，搬回灵柩，以此迟延不决。”贾石怒道：“我贾某生平，为人谋而尽忠，今日之言，全是为你家门户，岂因久占住房，说发你们起身之理？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，我亦不敢相强。但我有一小事，即欲远出，有一年半载不回。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。”觑着壁上贴得有前后“出师表”各一张，乃是沈炼亲笔楷书，贾石道：

“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，一路上做个纪念。他日相逢，以此为信。”沈袞就揭下两纸，双手折叠，递与贾石。贾石藏于袖中，流泪而别。

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设心不善，虽然杀了沈炼，未肯干休。自己与沈炼相厚，必然累及，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权时居住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路楷见刑部复本，有了圣旨，便于狱中取出阎浩、杨胤夔斩讫，并要割沈炼之首，一同梟示。谁知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去了，官府也那里辨验得出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杨顺看见止于荫子，心中不满，便向路楷道：“当初严东楼许我事成之日，以侯伯爵相酬，今日失信，不知何故？”路楷沉思半晌，答道：“沈炼是严家紧对头，今止诛其身，不曾波及其子，斩草不除根，萌芽复发，相国不足我们之意，想在于此。”杨顺道：“若如此，何难之有？如今再上个本，说沈炼虽诛，其子亦宜知情，还该坐罪，抄没家私，庶国法可伸，人心知惧。再访他同时射箭的几个狂徒，并借屋与他住的，一齐拿来治罪，出了严家父子之气。那时却将前言取偿，看他有何推托。”路楷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事不宜迟。乘他家属在此，一网打尽，岂不快哉！一只怕他儿子知风逃避，却又费力。”杨顺道：“高见甚明。”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再写稟贴到严府知会，自述孝顺之意；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，着用心看守犯属，勿容逃逸，只候旨意批下，便去行事。诗曰：

破巢完卵从来少，削草除根势或然。

可惜忠良遭屈死，又将家属媚当权。

再过数日，圣旨下来。州官奉着宪牌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，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，一一挨拿。只有贾石名字先经出外，只得将在逃开报。此见贾石见机之明也。时人有诗赞云：

义气能如贾石稀，全身远避更知几。

任他罗网空中布，争奈仙禽天外飞。

却说杨顺见拿到沈袞、沈褰，亲自鞫问，要他招承通虏实迹。二沈高声叫屈，那里肯招；被杨总督严刑拷打，打得体无完肤，沈袞、沈褰熬炼不过，双双死于杖下。可怜少年公子，都入枉死城中！其同时拿到犯人，都坐个同谋之罪，累死者何止数十人。幼子沈褰，尚在襁褓免罪，随着母徐氏，另徙在云州极边，不许在保安居住。

路楷又与杨顺商议道：“沈炼长子沈褰，是绍兴有名秀才。他时得第，必然衔恨于我辈。不若一并除之，永绝后患。亦要相国知我用心。”

杨顺依言，便行文书到浙江，把做钦犯，严提沈褰来问罪；又分付心腹经历金绍，择取有才干的差人，赍文前去，嘱他中途伺便，便行谋害，就所在地方讨个病状回缴，事成之日，差人重赏，金绍许他荐本超迁。

金绍领了台旨，急急回衙，着意的选两名积年干事的公差，无过是张千、李万。金绍唤他到私衙，赏了他酒饭，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。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小人安敢无功受赐？”金绍道：“这银两不是我送你的，是总督杨爷赏你的，叫你齐文到绍兴去拿沈褰，一路不要放松他，须要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回来还有重赏；若是怠慢，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。你两个自去回话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莫说总督老爷钧旨，就是老爷分付，小人怎敢有违！”收了银子，谢了金经历，在本府领下公文，疾忙上路，往南进发。

却说沈褰号小霞，是绍兴府学廪膳秀才。他在家久闻得父亲以言事获罪，发去口外为民，甚是挂怀，欲亲到保安州一看，因家中无人主管，行止两难。

忽一日，本府差人到来，不由分说，将沈襄锁缚解到府堂。知府教把文书与沈襄看了备细，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，嘱他一路小心。

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，母亲又远徙极边，放声大哭；哭出府门，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，搅做一团的啼哭。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，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，一家人口尽皆逐出。

沈小霞听说，真是苦上加苦，哭得咽喉无气。霎时间，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；明知此去多凶少吉，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。小霞的丈人孟春元，取出一包银子，送与二人公差，求他路上看顾女婿。公差嫌少不受。孟氏娘子又沃上金钗一对，方才收了。

沈小霞带着哭，分付孟氏道：“我此去死多生少，你休为我忧念，只当我已死一般，在爷娘家过活。你是书礼之家，谅无再醮之事，我也放心得下。”指着小妻闻淑女说道：“只这女子年纪幼小，又无处着落，合该叫他改嫁。奈我三十无子，他却有两个半月的身孕，他日倘生得一男，也不绝了沈氏香烟。娘子，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，一发带他到丈人家去住几时，等待十月满足，生下或男或女，那时凭你发遣他去便了。”

话声未绝，只见闻氏淑女哭道：“官人说那里话！你去数千里之外，没个亲人朝夕看觑，怎生放下？大娘自到孟家去，奴家情愿蓬首垢面，一路伏侍官人前行。一来官人免致寂寞，二来也替大娘分得些忧念。”沈小霞道：“得个亲人做伴，我非不欲；但此去多分不幸，累你同死他乡何益？”闻氏道：“老爷在朝为官，官人一向在家，谁人不知！便诬陷老爷有些不是的勾当，家乡隔绝，岂是同谋？妾帮着官人到官申辨，决然罪不至死。就使官人下狱，还留贱妾在外，尚好照管。”

孟氏也放丈夫不下，听得闻氏说得有理，极力撺掇丈夫带淑女同去。沈小霞平日素爱淑女有才智；又见孟氏苦劝，只得依允。当晚众人齐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。次早，张千、李万催促上路。闻氏换了一身布衣，将青布裹头，别了孟氏，背着行李，跟着沈小霞便走。那时分别之苦，自不必说。

一路行来，闻氏与沈小霞寸步不离，茶汤饭食都亲自搬取。张千、李万初时还好言好语，过了扬子江到徐州起旱，料得家乡已远，就做出嘴脸来，呼么喝六，渐渐难为他夫妻两个来了。闻氏看在眼里，私对丈夫说道：“看那两个差人，不怀好意。奴家女流之辈，不识路径，若前途有荒僻旷野所在，须是用心提防。”

沈小霞虽然点头，心中还只是半疑半信。又行了几日，看见两个差不住的交头接耳，私下商量说话；又见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，其白如霜，忽然心动害怕起来，对闻氏说道：“你说这差人其心不善，我也觉得有七八分了。明日是济宁府界上，过了府去，便是太行山梁山泊一路荒野，都是响马，出入之所，倘到彼处他们行凶起来，你也救不得我，我也救不得你，如何是好？”闻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官人有何脱身之计，请自方便。留奴家在此，不怕那两个差人生吞了我。”沈小霞道：“济宁府东门内有个冯主事，丁忧在家。此人最有侠气，是我父亲极相厚的同年，我明日去投奔他，他必然相纳。只怕你妇人家没志量打发这两个差人，累你受苦，于心何安？你若有力量支持他，我去也放胆。不然，与你同生同死，也是天命当然，死而无怨。”闻氏道：“官人有路尽走，奴家自会摆布，不劳挂念。”

这里夫妻暗地商量。那张千、李万辛苦了一日，吃了一肚酒，鼾鼾的熟睡，全然不觉。次日早起上路，沈小霞问张千道：“前去济宁还有多少路？”

张千道：“只四十里，半日就到了。”沈小霞道：“济宁东门内冯主事是我年伯，他先前在京师时，借过我父亲二百两银子，有文契在此。他管过北新关，正有银子在家。我若去取讨前欠，他见我是落难之人，必然慨付。取得这项银两，一路上盘缠也得宽裕，免致吃苦。”张千意思，有些作难。李万随口应承了，向张千耳边说道：“我看这沈公子是忠厚之人，况爱妾行李都在此处，料无他故。放他去走一遭，取得银两，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，有何不可？”张千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到饭店安歇行李，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，你紧跟着同去，万无一失。”

话休絮烦。看看已牌时分，早到济宁城外，拣个洁净店儿，安放了行李。沈小霞便道：“那一位同我到东门走一遭？转来吃饭未迟。”李万道：“我同你去。或者他家留酒饭也不见得。”闻氏故意对丈夫道：“常言道：‘人面逐高低，世情看冷暖。’冯主事虽然欠下老爷银两，见老爷死了，你又在难中，谁肯唾手交还？枉自讨个厌贱。不如吃了饭赶路为上。”沈小霞道：“这里进城到东门不多路，好歹去走一遭，不折了什么便宜。”

李万贪了这二百两银子，一力撺掇该去。沈小霞分付闻氏道：“耐心坐坐。若转得快时，便是没想头了。他若好意留款，必然有些赍发。明日雇个轿儿抬你去。这几日在牲口上坐着，看你好生不惯。”闻氏觑个空向丈夫丢个眼色，又道：“官人早回，休教奴久待则个。”李万笑道：“去多少时，有许多说话，好不老气！”

闻氏见丈夫去了，故意招李万转来嘱咐道：“若冯家留饭，坐得久时，千万劳你催促一声。”李万答应道：“不消分付。”比及李万下阶时，沈小霞已走去一段路了。李万托着大意，又且济宁是他惯走的熟路，东门冯主事家，他也认得，全不疑惑；走了几步，又里急起来，觑个毛坑上，自在方便了，慢慢的望东门而去。

却说沈小霞回头看时，已不见了李万，做一口气急急的跑到冯主事家。也是小霞合当有救：正值冯主事独自在厅。两人京中旧时熟识，此时相见，吃了一惊。沈襄也不作揖，扯冯主事衣袂道：“借一步说话。”

冯主事已会意了，便引到书房里面。沈小霞放声大哭。冯主事道：“年侄有话快说，休得悲伤，误其大事。”沈小霞哭诉道：“父亲被严贼诬陷，已不必说了。两个舍弟随任的，都被杨顺、路楷杀害，只有小侄在家，又行文本府提去问罪，一家宗祀，眼见灭绝！又两个差人心怀不善，只怕他受了杨路二贱之嘱，到前边太行、梁山等处暗算了性命，寻思一计脱身，来投老年伯。老年伯若有计相庇，我亡父在天之灵必然感激！若老年伯不能遮护，小侄便此触阶而死。死在老年伯面前，强似死于奸贼之手！”冯主事道：“贤侄不妨。我家卧室之后，有一层复壁，尺可藏身，他人搜检不到之处。今送你在内权住数日。我自有道理。”沈襄拜谢道：“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！”

冯主事亲执沈襄之手，引入卧房之后，揭开地板一块，有个地道，从此而下，约走五六十步，便有光亮，有小小廊屋三间，四面皆楼墙图裹，果是人迹不到之处。每日茶饭，都是冯主事亲自送入。他家法极严，谁人敢泄漏半个字！正是：

深山堪隐豹，密柳可藏鸦。

不须愁汉吏，自有鲁朱家。

且说这一日李万上了毛坑，望东门冯家而来，到于门首，问老门公道：“你老爷在家么？”老门公道：“在家里。”又问道：“有个穿白的官人来

见你老爷，可曾相会？”老门公道：“正在书房里留饭哩。”李万听说，一发放心；看看等到未牌，果然厅上走一个穿白的官人出来。李万急走上前看时，不是沈襄。那官人径自出门去了。

李万等得不耐烦，肚里又饥，不免问老门公道：“你说老爷留饭的官人，如何只管坐了去，不见出来？”老门公道：“方才出去的不是？”李万道：“老爷书房中还有客没有？”老门公道：“这倒不知。”李万道：“方才那穿白的是甚人？”老门公道：“是老爷的小舅，常常来的。”李万道：“老爷如今在那里？”老门公道：“老爷每常饭后，定要睡一觉；此时正好睡哩。”

李万听得话不投机，心下早有三分慌了，便道：“不瞒大伯说，在下是宣大总督老爷差来的。今有绍兴沈公子，名唤沈襄，号沈小霞，系钦提人犯，小人提押到于贵府。他说与你老爷有同年叔侄之谊，要来拜望，在下同他到宅，他进去了。在下等候多时，不见出来。想必还在书房中。大伯，你还不知道。烦你去催促一声，教他快快出来，要赶路哩。”老门公故意道：“你说的是甚么说话？我一些不懂。”李万耐了气，又细细的说了一遍。老门公当面的一啐，骂道：“见鬼！何尝有什么沈公子到来！老爷在丧中，一概不接外客。这门上是我的干系，出入都是我通禀。你却说这等鬼话！你莫非是白日撞，强装什么公差名色，掏摸东西的！快快请退，休缠你爷的帐！”

李万听说，愈加着急，便发作起来道：“这沈襄是朝廷要紧的人犯，不是当耍的。请你老爷出来，我自有话说！”老门公道：“老爷正瞌睡，没甚事，谁敢去禀！你这獠子好不达时务！”说罢，洋洋的自去了。李万道：“这个门上老儿好不知事！央他传一句话，甚作难。想沈襄定然在内。我奉军门钧贴，不是私事，便闯进去，怕怎的！”

李万一时粗莽，直撞入厅来，将照壁拍了一拍，大叫道：“沈公子，好走动了。”不见答应。一连叫唤了数声，只见里头走出一个年少的家童，出来问道：“管门的在那里？放谁在厅上喧嚷？”

李万正要叫住他说话，那家童在照壁后张了张儿，向西边走去了。李万道：“莫非书房在那西边？我且自去看看，怕怎的！”从厅后转西走去。原来是一带长廊。李万看见无人，只顾望前而行。只见屋宇深邃，门户错杂，颇有妇人走动。李万不敢纵步，依旧退回厅上，听得外面乱嚷。

李万到门首看时，却是张千来寻李万不见，正和门公在那里斗口。张千一见了李万，不由分说，便怒道：“好伙计，只贪图酒食，不干正事！已牌时分进城，如今申牌将尽，还在此闲荡，不催趲犯人出城去，待怎么？”李万道：“呸！那有什么酒食，连人也不见个影儿！”张千道：“是你同他进城的。”李万道：“我只登了个东，被蛮子上前了几步，跟他不上，一直赶到这里，门上说有个穿白的官人，在书房中留饭，我说定是他了，等到如今。不见出来，门上人又不肯通报，清水也讨不得一杯吃。老哥，烦你在此等候，等我到下处医了肚皮再来。”张千道：“有你这样不干事的人！是甚么样犯人，却放他独自行走！就是书房中，少不得也随他进去。如今知他在里头不在里头，还亏你放慢钱儿讲话！这是你的干系，不关我事！”说罢，便走。

李万赶上扯住道：“人是在里头，料没处去。大家在此帮说句话儿，催他出来，也是个道理。你是吃饱的人，如何去得这等要紧？”张千道：“他的小老婆在下处，方才虽然嘱咐店主人看守，只是放心不下。这是沈襄穿鼻的索儿，有他在，不怕沈襄不来。”李万道：“老哥说得是。”

当下张千先去了。李万忍着肚饥，守到晚，并无消息。看看日没黄昏，李万腹中饿极了。看见间壁有个点心店儿，不免脱下衣衫，抵当几文钱的火烧来吃。去不多时，只听得扛门声响；急跑来看，冯家大门已闭上了。李万道：“我做了一世公人，不曾受这般呕气，主事是多大的官儿，门上直恁作威作势！也有那沈公子好笑：老婆行李都在下处，既然这里留宿，你也该寄一个信出来。事已如此，只得在房檐下胡乱过一夜，天明等个知事的管家出来，与他说话。”

此时十月天气，虽不甚冷，半夜里起一阵风，簌簌的下几点微雨，衣服都沾湿了，好生凄楚。挨到天明，雨止，只见张千又来了。却是闻氏再三再四催逼他来的。张千身边带了公文解批和李万商议，只等开门，一拥而入，在厅上大惊小怪，高声发话。老门公拦阻不住。一时间家中大小都聚集来，七张八嘴，好不热闹。街上人听得宅里闹吵，也聚拢来围住大门外闲看。惊动了冯主事，从里面踱将出来。

且说冯主事怎生模样：

头戴梔子花匾折孝头巾。身穿反折缝稀眼粗麻衫。腰系麻绳。足着革履。

众家人听得咳嗽响，道一声“老爷来了”，都分立在两边。主事出厅问道：“为甚事喧嚷？”张千、李万向前施礼道：“冯爷在上，小的是奉宣大总督爷公文来的，到绍兴拿得钦犯沈襄经由贵府。他说是冯爷的年侄，要来拜望。小的不敢阻挡，容他进见，自昨日上午到宅，至今不见出来，有误程限。管家们又不肯代禀。伏乞老爷天恩，快些打发上路。”张千便在胸前取出解批和官文呈上。

冯主事看了问道：“沈襄可是沈经历沈炼的儿子么？”李万道：“正是。”冯主事掩着两耳，把舌头一伸，说道：“你这班配军，好不知利害！那沈襄是朝廷钦犯，尚犹自可，他是严相国的仇人，那个敢容纳他在家！他昨日何曾到我家来！你却乱话！官府闻知，传说到严府去，我可当得起他？怪的你两个配军自不小心，不知得了多少银子，买放了要紧人犯，却来图赖我！”叫家童，“与我乱打那配军出去！把大门闭了！不要惹这闲是非！严府知道，不是当耍！”冯主事一头骂，一头走进宅去了。大小家人奉主人之命，推的推，掇的掇，霎时间被众人拥出大门之外，闭了门，兀自听得嘈嘈的乱骂。

张千、李万面面相觑，开了口，合不得；伸了舌，缩不进。张千埋怨李万道：“昨日是你一力撺掇，教放他进城，如今你自去寻他！”李万道：“且不要埋怨，和你去问他老婆，或者晓得他的路数，再来抓寻便了。”张千道：“说得是。他是恩爱的夫妻。昨夜汉子不回，那婆娘暗地流泪，巴巴的独坐了两三个更次。他汉子的行藏，老婆岂有不知？”两个一头说话，飞奔出城，复到饭店中来。

却说闻氏在店房里面，听得差人声音，慌忙移步出来，问道：“我官人如何不来？”张千指李万道：“你只问他就是。”李万将昨日往毛厕出恭，走慢了一步，到冯主事家，起先如此如此，以后这般这般，备细说了。张千道：“今早空肚皮进城就吃了这一肚寡气。你丈夫想是真个不在他家了，必然还有个去处，难道不对小娘子说的？小娘子，趁早说来，我们出去好寻。”

说犹未了，只见闻氏噙着眼泪，一双手扯住两个公人，叫道：“好，好，还我丈夫来！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你丈夫自要去寻什么年伯，我们好意容他去走走，不知走向那里去，连累我们在此着急，没处找寻，你倒问我要丈夫！”

难道我们藏过他？说得好笑！”将衣袂掣开，气忿忿地对虎一般坐下。

闻氏倒走在外面，拦住出路，双足顿地，放声大哭，叫起屈来。老店主听得，忙来解劝。闻氏道：“公公有所不知，我丈夫三十无子，取奴为妾。奴家跟了他二年了，幸有三个多月身孕，我丈夫割舍不下，因此奴家千里相从，一路上寸步不离。昨日为盘缠缺少，要去见那年伯，是李牌头回去的。昨晚一夜不回，奴家已自疑心；今早他两个自回，一定将我丈夫谋害了。你老人家替我做主，还我丈夫便罢休！”老店主道：“小娘子休得性急。那牌头与你丈夫，平日无怨，往日无仇，着甚来由要坏他性命？”

闻氏哭声转哀道：“公公，你不知道，我丈夫是严阁老的仇人，他两个必定受了严府的嘱托来的，或是他要去严府请功。公公，你详情，他千乡万里，带着奴家到此，岂有没半句说话，突然去了？就是他要走时，那同去的李牌头怎肯放他？你要奉承严府，害了我丈夫不打紧，叫奴家孤身妇女，看着何人？公公，这两个杀人的贼徒，烦公公带着，奴家同他去官府里叫冤。”

张千、李万被这妇人一哭一诉，就要分析几句，没处插嘴。老店主听见闻氏说得有理，也不免有些疑心，到可怜那妇人起来，只得劝道：“小娘子，说便是这般说，你丈夫未曾死，也不见得，好歹再等候他一日。”闻氏道：“依公公等候他一日不打紧，那两个杀人的凶身，乘机走脱了，这干系却是谁当？”张千道：“若果然谋害了你丈夫要走脱时，我弟兄两个又到这里则甚？”闻氏道：“你欺负我妇人家没主张，又要指望奸骗我。好好的说，我丈夫的尸首在那里，少不得当官也要还我个明白！”

老店官见妇人口嘴利害，再不敢言语。店中闲看的，一时间聚下四五十人。闻说妇人如此苦切，人人恼恨那两个差人，都道：“小娘子，要去叫冤，我们引你到兵备道去。”闻氏向着众人深深拜福，哭道：“多承列位路见不平，可怜我落难孤身，指引则个。这两上凶徒相烦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，莫放他走了。”众人道：“不妨事，在我们身上！”张千、李万欲向众人分割时，未说得一言半字，众人便道：“两个牌长不消辨得，虚则虚，实则实，若是没有此情，随着小娘子到官，怕他则甚？”妇人一头哭，一头走，众人拥着张千、李万，搅做一阵的，都到兵备道前，道里尚未开门。

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，闻氏束了一条白布裙，径抢进栅门，看见大门上架着那大鼓，鼓架上悬着个槌儿，闻氏抢槌在手，向鼓上乱挝，挝得那鼓震天的响。唬得中军官失了三魂，把门吏丧了七魄，一齐跑来，将捆绑住，喝道：“这妇人好大胆！”闻氏哭倒在地，口称“泼天冤枉！”只见门内吆喝之声，开了大门，王兵备坐堂，问击鼓者可人。中军官将妇人带进。闻氏且哭且诉，将家门不幸遭变，一家父子三人死于非命，只剩得丈夫沈襄，昨日又被分差中途谋害，有枝有叶的，细说了一遍。

王兵备喝张千、李万上来，问其缘故。张千、李万说一句。妇人就剪一句，妇人说得句句有理，张千、李万抵搪不过。王兵备思想道：“那严府势大，私谋杀人之事，往往有之，此情难保其无……”便差中军官，押了三人，发去本州勘审。

那知州姓贺，奉了这项公事，不敢怠慢，即时提了店主人到来，听四人的口词。妇人一口咬定二人谋害他丈夫。李万招称为出恭慢了一步，因而相失。张千店主人都据实说了一遍。知州委决不下，——那妇人又十分哀切，像个真情；张千、李万又不肯招认。——想了一回，将四人闭于空房，打轿去拜冯主事，看他口气若何。

冯主事见知州来拜，急忙迎接归厅。茶罢，贺知州提起沈襄之事；才说得“沈襄”二字，冯主事便掩着两耳道：“此乃严相公仇家。学生虽有年谊，平素实无交情，老公祖休得下问，恐严府知道，有累学生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道：“老公祖既有公事，不敢留坐了。”

贺知州一场没趣，只得作别；在轿上想道：“据冯公如此惧怕严府，沈襄必然不在他家。或者被公人所害，也不见得？……或者去投冯公，见拒不纳，别走个相识人家去了，亦未可知。……”回到州中，又取出四人来，问闻氏道：“你丈夫除了冯主事，州中还认得有何人？”闻氏道：“此地并无相识。”知州道：“你丈夫是甚么时候去的？那张千、李万几时来回复你的说话？”闻氏道：“丈夫是昨日未吃午饭前就去的，却是李万同出店门。到申牌时分，张千假说催趲上路，也到城中去了，天晚方回来。张千兀自向小妇人说道：‘我李家兄弟，跟着你丈夫冯主事家歇了。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。’今早张千去了一个早晨，两人双双而回，单不见了丈夫，不是他谋害了是谁？若是我丈夫不在冯家，昨日李万就该追寻了，张千也该着忙，如何将好言语稳住小妇人？其情可知。一定张千、李万两个在路上预先约定，却叫李万乘夜下手，今早张千进城，两个乘早将尸首埋藏停当，却来回复小妇人。望青天爷爷明鉴！”

贺知州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张千、李万正要分辨，知州相分喝道：“你做公差，所干何事？若非用计谋死，必然得财卖放。有何理说？”喝叫手下将那张李重责三十。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张千、李万只是不招，妇人在旁只顾哀哀的痛哭。知州相公不忍，便讨夹棍，将两个公差夹起。那公差其实不曾谋死，虽然负痛，怎生招得？一连上了两夹，只是不招。知州相公再要夹时，张李受苦不过，再三哀求道：“沈襄实未曾死，乞爷爷立个限期，差人押小的找寻沈襄，还那闻氏便了。”

知州也没有定见，只得勉从其言，闻氏且发尼姑庵住下；差四名民壮锁押张千、李万二人追寻沈襄，五日一比。店主释放宁家，将情具由，申详兵备道；张千、李万一条铁链锁着，四名民壮轮番监押，带得几两盘缠，都被民壮搜去为酒食之费，一把倭刀也当酒吃了。那临清去处又大，茫茫荡荡，来千去万，那里去寻沈公子？也不过一时脱身之法。

闻氏在尼姑庵住下，刚到五日，准准的又到州里去啼哭，要生要死。州守相公没奈何，只苦得比较差人。张千、李万一连比了十数限，不知打了多少竹批，打得爬走不动，张千得病身死，单单剩得李万，只得到尼姑庵来拜求闻氏道：“小的情机，不得不说了；其实奉差来时，有经历金绍口传杨总督钧旨，叫我中途害你丈夫，就所在地方，讨个结状回报。我等口虽应承，怎肯行此不仁之事？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，与我们实实无涉。青天在上，若半字虚情，全家祸灭！如今官府五日一比，兄弟张千已自打死，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。你丈夫的确未死，小娘子他日夫妇相逢有日。且求小娘子休去州里啼啼哭哭，宽小的限，完全狗命，便是阴德！”

闻氏道：“据你说不曾谋害我丈夫，也难准信。既然如此说，奴家且不去禀官，容你从容查访；只是你们自家要上紧用心，休得怠慢。”李万喏喏连声而退。有诗为证：

白金廿两酿凶谋，谁料中途已失囚。
锁打禁持熬不得，尼庵苦向妇人求。

官府立限缉获沈襄，一来为他是总督衙门的紧犯，二来为妇人日日哀求，所以上紧严比。今日也是那李万不该命绝，恰好有个机会。

却说总督杨顺，御史路楷，两个日夜商量，奉承严府，指望旦夕封侯拜爵。谁知朝中有个兵科给事中吴时来，风闻杨顺横杀平民冒功之事，把他尽情劾奏一本，并劾路楷朋奸助恶。嘉靖爷正当设醮祝厘，见说杀害平民，大伤和气，龙颜大怒，着锦衣卫扭解来京问罪。严嵩见圣怒不测，一时不及救护，到底亏他于中调停，止于削爵为民。可笑杨顺、路楷杀人媚人，至此徒为人笑，有何益哉！

再说贺知州听得杨总督去任，已自把这公事看得冷了；又闻氏连次不来哭奠，两个差人又死了一个，只剩得李万，又苦苦哀求不已；贺知州分付打开铁链，与他个广捕文书，只叫他用心缉访，明是放松之意。李万得了广捕文书，犹如捧了一道赦书，连连磕了几个头，出得府门，一道烟走了，身边又无盘缠，只得求乞而归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沈小霞在冯主事家复壁之中，住了数月，外边消息，无有不知，都是冯主事打听将来，说与小霞知道。晓得闻氏在尼姑庵寄居，暗暗欢喜。过了年余，已知张千、李万都逃了，这公事渐渐懒散，冯主事特地收拾内书房三间，安放沈襄在内读书，只不许出外，外人亦无有知者。

冯主事三年孝满，为有沈公子在家，也不去起复做官。光阴似箭，一住八年，值严嵩一品夫人欧阳氏卒，严世蕃不肯扶柩还乡，唆父亲上本留已侍养，却于丧中簇拥姬妾，日夜饮酒作乐。嘉靖爷天性至孝，访知其事，心中甚是不悦。

时有方士蓝道行，善扶鸾之术。天子召见，叫他请仙，问以辅臣贤否。蓝道行奏道：“臣所召乃上界真仙，正直无阿。万一乱下判断，有忤圣心，乞恕微臣之罪。”嘉靖爷道：“朕正愿闻天心正论，与卿何涉？岂有罪卿之理？”蓝道行画符念咒，神乩麾动，写出十六个字来，道是：

高山翻草，父子阁老；

日月无光，天地颠倒。

嘉靖爷看了，问蓝道行道：“卿可解之。”蓝道行奏道：“微臣愚昧未解。”嘉靖爷道：“朕知其说。高山者，山字连高，乃是嵩字；番草者，番字草头，乃是蕃字：此指严嵩、严世蕃父子二人也。朕久闻其专权误国，今仙机示朕，朕当即为处分。卿不可泄于外人。”蓝道行叩头，口称“不敢”，受赐而出。从此嘉靖爷渐渐疏了严嵩。

有御史邹应龙，看见机会可乘，遂劾奏严世蕃凭借父势，卖官鬻爵，许多恶迹，宜加显戮；其父严嵩溺爱恶子，植党蔽贤，殃民误国，宜亟赐休退，以清政本。嘉靖爷见疏大喜，即升应龙为通政右参议，严世蕃下法司，拟成充军罪，严嵩回籍。

未几，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润，复奏严世蕃不赴军伍，居家愈加暴横，强占民间田产，畜养奸人，私通倭虏，谋为不轨。得旨三法司提问。问官勘实复奏。严世蕃即时处斩，抄没家财，严嵩发养济院终老，被害诸臣，尽行昭雪。

冯主事得此音信，慌忙报与沈襄知道，放他出来，到尼姑庵访问，寻闻淑女。夫妇相见，抱头而哭。闻氏离家时怀孕三月，今在庵中生下一孩子，已十岁了。闻氏亲自教他书，五经皆已成诵，沈襄欢喜无限。冯主事方上京补官，叫沈襄同去讼理父冤。闻氏暂迎归本家园内居住。

沈襄从其言，到了北京。冯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邹参义，将沈炼父子冤情说了，然后将沈襄讼冤本稿送与他看。邹应龙一力担当。

次日，沈襄将奏本往通政司持号投处。圣旨下，沈炼忠而获罪，准复原官，仍进一级，以旌其直；妻子召还原籍；所没入财产，府县官照数给还；沈襄食廩年久，准贡，敕授知县之职。沈襄复上疏谢恩，疏中奏道：

臣父炼向在保安，因目击宣大总督杨顺杀戮平民冒功，吟诗感叹；
适值御史路楷阴受严世蕃之嘱，巡按宣大，与杨顺合谋，陷臣父于极刑，
并杀臣弟二人，臣亦几于不免。冤尸未葬，危宗几绝，受祸之惨，莫如
臣家。今严世蕃正法，而杨顺、路楷，安然保首领于乡，使边延万家之
怨骨，衔恨无伸，臣家三命之冤魂，含悲莫控，恐非所以肃刑典而慰人
心也。

圣旨准奏，复提杨顺、路楷到京，问成了死罪，监禁刑部牢中待决。沈襄来别冯主事，要亲到云州迎接母亲和兄弟沈裘到京，依傍冯主事寓所相近居住，然后往保安州访求父亲骸骨，负归埋葬。冯主事道：“老年嫂处，适才已打听个消息，在云州康健无恙。令弟沈裘已在彼游痒了，下官当遣人迎之。尊公遗体要紧，贤侄速往访问，到此相会公堂可也。”

沈襄领命，经往保安，一连访寻两日，并无踪迹；第三日。困倦，借坐人家门首。有老者从内而出，延进草堂吃茶。见堂中挂一轴子，乃楷书诸葛亮孔明两张“出师表”也。表后但写年月，不著姓名。沈小霞看了又看，目不转睛。老者道：“客官为何看之？”沈襄道：“动问老丈，此字是何人所书？”老者道：“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笔也。”沈小霞道：“为何留在老丈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老夫姓贾，名石。当初沈青霞编管此地，就在舍下作寓，老夫与他作八拜之交，最相契厚。不料后遭奇祸，老夫惧怕连累。也往河南逃避，带得这二幅‘出师表’，裱成一轴，时常展视，如见吾兄之面。杨总督去任，老夫方敢还乡。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裘，徙居云州，老夫时常去看他。近日闻得严家势败，吾兄必当昭雪，已曾遣人往云州报信，恐沈小官人要来移取父亲灵柩，老夫将此轴悬挂在中堂，好叫他认认父亲遗笔。”沈小霞听罢，连忙拜倒在地，口称“恩叔”。贾石慌忙扶起道：“足下果是何人？”沈小霞道：“小侄沈襄。此轴乃亡父之笔也。”贾石道：“闻得杨顺这厮差人到贵府来提贤侄，要行一网打尽之计，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，不知贤侄何以得全？”沈小霞将济宁事情备细说了一遍。贾石口称“难得”，便分付家童治饭款待。

沈小霞同道：“父亲灵柩，恩叔必知，务求指引一拜。”贾石道：“你父亲屈死老夫一片用心。”说罢，刚欲出门，只见外面一位小官人，骑马而来。贾石指道：“遇巧！遇巧！恰好令弟来也。”那小官便是沈裘，下马相见，贾石指沈小霞道：“此位乃令兄讳襄的便是。”

此日弟兄方才识面，恍如梦中相会，抱头而哭。贾石领路，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，但见乱草迷离，土堆隐起。贾石令二沈拜了，二沈俱哭倒在地。贾石劝了一回道：“正要商议大事，休得过伤。”二沈方才收泪。贾石道：“二哥、三哥，当时死于非命，也亏了狱卒毛公存仁义之心，可怜他无辜被害，将他尸藁葬于城西三里之外。毛公虽然已故，老夫亦知其处，若扶令先尊灵柩回去一起带回，使他父子魂魄相依。二位意下何如？”二沈道：“恩叔所言，正合愚弟兄之意。”当日又同贾石到城西看了，不胜悲感。次日另备棺木，择吉破土，重新殓殓。三人面色如生，毫不朽败，此乃忠义之气所